

警

世

通

言

臣不辭人、自取老
不進人、自進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與舊刻王公子
齊志記不同

公子幼年柳陌遊

玉堂一見便綢繆

黃金數萬皆消費

紅粉雙眸枉淚流

財貨傷 僕駒休

犯法洪同獄內囚

披臨總馬冤愁脫

百歲姻緣到白頭

話說正德年間南京金陵城有一人姓王名明別號

思竹中乙丑科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因劾瑾被權

劾了一本聖旨發回原籍不敢稍留收拾轎馬和家

眷起身王爺暗想有幾兩俸銀都借在他人名下

時取計不及，况長子南京中書次子時當大北躊躇
半晌，乃呼公子三生前來，那三官雙名景隆字順卿，
年方一十七歲，生得眉目清新，丰姿俊雅，讀書一日
十行，舉筆即便成文，元是箇風流才子，老爺愛惜勝
如心頭之氣，掌上之珍，當下老爺喚至，分付道：「我留
你在此讀書，叫王定計帳銀子完日，作速回家，免得
父母牽掛。我把這裡帳目都留與你，叫王定過來，我
留你與三叔在此讀書計帳，不許你引誘他胡行亂
爲。吾若知道罪責非小，王定叩頭說小人不該，次日
收拾起程，王定與公子送別，轉到上京另尋寓所安

出王定可
招和子
不許引誘
王定叩頭
收拾起程

下公子謹依父命在寓讀書王定討帳不覺三月有餘三萬銀帳都收完了公子把底帳扣算分釐不欠分付王定選日起身公子說王定我們事體俱已完了我與你到大街上各巷口閒耍片時來日起身王定遂即鎖了房門分付主人家用心看着生口房主設放心小人知道二人離了寓所至大街觀看皇都涼政但見

人烟湊集車馬喧闐人烟湊集合四山五岳之音車馬喧闐盡六部九卿之輩做買做賣德四方土產奇珍閒蕩閒遊靠萬歲太平洪福處處街衢鋪

錦繡家家杯斚醉笙歌

王定道

公子喜之不盡，忽然又見五七箇官家子弟，各拿琵琶絃子，歡樂飲酒。公子道：「王定好熱鬧去處！」王定說：「三叔這等熱鬧，你還沒到那熱鬧去處哩！」二人前至東華門，公子睜眼觀看，好錦繡景致。只見門彩金鳳，柱盤金龍。王定道：「三叔好麼？」公子說：「真箇好所在。」又走前面去，問王定：「這是那裡？」王定說：「這是紫金城。」公子往裡一視，只見城內瑞氣騰騰，紅光烟烟，看了一會，果然富貴無過於帝王。嘆息不已，離了東華門，往前又走多時，到一箇所在，見門前站着幾箇女子，衣

服整齊公子便問王定此是何處王定道此是酒店
乃與王定進到酒樓上公子坐下看那樓上有五七
席飲酒的肉中一席有兩箇女子坐着同飲公子看
那女子人物清楚比門前站的更勝幾分公子正看
中間酒保將酒來公子便問此女是那裡來的酒保
說這是一秤金家丫頭翠香翠紅三官道生得清氣
酒保說這等就說標致他家裡還有一箇粉頭排行
三姐號玉堂春有十二分顏色鶻兒索價太高還未
梳妝公子聽說留心叫王定還了酒錢下樓去說王
定我與你春院衙前走走王定道三叔不可去老爺

知道怎了公子說不妨看一看就回乃能至本司院門首果然是

花街柳巷繡閣朱樓家家品竹彈絲處處調脂弄粉黃金買笑無非公子王孫紅袖邀歡都是妖姿麗色正疑香霧彌天雷忽聽歌聲別院嬌總然道學也迷蒐任是真僧須破戒

公子看得眼花撩亂心內躊躇不知那是一秤金的門正思中間有箇賣瓜子的小兒叫做金哥走來公子便問那是一秤金的門金哥說大叔莫不是要耍我引你去王定便道我家相公不闌莫錯認了公子

王定道
小
王定道
小

說但求一見那金哥就報與老鴇知道老鴇忙忙
來迎接請進待茶王定見老鴇斟茶心下慌忙說三
叔可回去罷老鴇聽說問道這位何人公子說是小
价鴇子道大哥你也進來喫茶去怎麼這等小公
子道你要聽他跟着老鴇往裡就走王定道三叔不
要進去俺老爺知道可不干我事在後邊自言自語
公子那裡聽他竟到了裏面坐下老鴇叫丫頭看茶
茶罷老鴇便問客官貴姓公子道學生姓王家父是
祖傳正堂老鴇聽說拜道不知貴公子失贖休罪公
子道不碍你要計較久聞令愛玉堂春大名特來相

訪老鴿道：「昨有一位客官，要梳弄小女，送一百兩財禮，不曾計他。」公子道：「一百兩財禮，小歲學生不敢誇大話，除了當今皇上，陛下也數家父，就是家祖也做過侍郎。」老鴿聽說，心中暗喜，便叫翠紅請三姐出來，見尊客。翠紅去不多時，回話道：「三姐身子不健，辭了罷。」老鴿起身帶笑說：「小女從幼養嬌了，直待老婢白去喚他。」王定在傍，喉急，又說他不出來，就罷了。莫又去喚老鴿，不聽其言，走進房中，叫三姐：「我的兒，你特運到了，今有王尚書的公子，特慕你而來，玉堂春低頭不語，慌得那鴿兒便叫我兒王公子好箇標致人。」

物年紀不上十六七歲，囊中廣有金銀，你若打得上這箇主兒，不但名聲好聽，也勾你一世受用。玉姐聽說，即時打扮來見公子。臨行，老鴇又說：「我兒，用心奉承，不要怠慢他。」玉姐道：「我知道了。」公子看玉姐，果然生得好。

顰顰烏雲，顰顰新月，肌凝瑞雪，臉襯朝霞。袖中玉笋尖尖，裙下金蓮窄窄，雅淡梳粧，偏有韻，不施脂粉，自多姿。便數盡滿院名姝，總輸他十分春色。

玉姐偷看公子，眉清目秀，面白唇紅，身段風流，衣裳濟楚。心中也自暗喜。當下玉姐拜了公子，老鴇就說：

此非貴客坐處請到書房小叙公子相讓進入書房果然收拾得精緻明窗淨几古畫古爐公子却無心細看一心只對着玉姐擲兒幫襯教女兒捱着公子肩下坐了分付丫鬟擺酒王定聽見擺酒一發着忙連聲催促三叔回去老鴛丟箇眼色與丫頭請這大哥到房裡喫酒翠香翠紅道姐夫請進房裡我和你喫鍾喜酒王定本不肯去被翠紅二人拖拖拽拽進去了坐了甜言美語勸了幾杯酒初時還是勉強以後喫得熱鬧連王定也忘懷了索性放落了心且偷快樂正飲酒中間聽得傳語公子叫王定王定忙到

書房只見杯盤羅列本司自有答應樂人在其
公子開懷樂飲王定走近身邊公子附耳低言你到
下處取二百兩銀子四疋尺頭再帶散碎銀二十兩
到這裏來王定道三叔要這許多銀子何用公子道
不要你開管王定沒奈何只得來到下處開了皮箱
取出五十兩元寶四箇并尺頭碎銀再到本司院說
三叔有了公子看也不看都教送與楊兒說銀兩尺
頭權爲令愛初會之禮這二十兩碎銀把做賞人雜
用王定只道公子要討那三姐回去用許多銀子聽
說只當初會之禮嚇得舌頭吐出三寸却說楊兒一

見了許多東西就叫丫頭轉過一張空桌王定將銀
子尺頭放在桌上鶯兒假意謙讓了一回叫玉姐我
兒拜謝了公子又說今日是王公子明日就是玉姐
夫了叫丫頭收了禮物進去小女房中還備得有小
酌請公子開懷暢飲公子與玉姐肉手相挽同至香
房只見圍屏小桌果品珍羞俱已擺設完備公子上
坐鶯兒自彈弦子玉堂春清唱侑酒弄得三官骨鬆
筋癢神蕩魂迷王定見天色晚了不見三官動身連
催了幾次丫頭受鶯兒之命不與他傳王定又不得
進房等了一箇黃昏翠紅要留他宿歇王定不肯自

園下處去了公子直飲到二鼓方散王爺不覺物伏
有公子上床解衣就寢真箇男貪女愛偶以傾宮徹
夜交情不在話下天明楊兒叫厨下擺酒煮湯自進
香房追紅討喜叫一聲王姐夫可喜可喜丫頭小廝
都來磕頭公子分付王定每人賞銀一兩翠香翠紅
各賞衣服一套折銀銀三兩王定早晨本要來慶公
子回寓見他撒漫使錢有不然之色公子暗想這
奴才手裡討針線好不弄利索性將皮箱搬出院裡
自家便當換兒見皮箱來了愈加奉承真箇朝朝果
食夜夜元宵不覺住了一箇多月老楊要生心拆派

設一大席酒，搬戲演樂，專請三官王姐二人赴席。爲子舉杯敬公，子說：「王姐，我女兒與你成了夫婦，地天長，凡家中事務，望乞扶持。」那三官心裏只怕爲子心裏不自在，看那銀子，首飾，真土，憑老拐說謊，欠下許多債，都替他還，又打若干首飾酒器，做若干衣服，又許他改造房子，又造百花樓一座，與玉堂春做臥房，隨其科派，件件許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入自迷

忽得家人王定手足無措，三回五次催他回去。三官初時含糊答應，以後通急了，反將王定痛罵。王定沒

王姐勸止
自難得涉
王姐所以
死守王生
者止念其
不離之情
也

世罕及家
世罕及家

奈何只得到求王姐勸他王姐素知皮婆利害也來
苦勸公子道人無千日好花有幾日紅你一日無錢
他番了臉來就不認得你三官此時手內還有錢鈔
那里信他這話王定暗想心愛的人還不聽他我勸
他則甚又想老爺若知此事如何了得不如回家報
與老爺知道憑他怎麼裁處與我無干王定乃對三
官說我在北京無用先回去罷三官正厭王定多管
已不得他開身說王定你去時我與你十兩盤費你
到家中稟老爺只說帳未完三叔先使我來問安王
姐也送五兩鴛子也送五兩王定拜別三官而去正

是

各人自掃門前雪

莫管他家瓦上霜

且說三官被酒色迷住，不想回家，光陰似箭，不覺一
年，亡入淫嬖，終日升平，莫說上頭做生計，粉頭買丫，
製造亡入的詩，他自得到三官手內，財空亡入一
見無錢，凡事疎淡，不照常答應奉承，又住了半月，一
家大小作鬧起來，老鴿對玉姐說有錢便是本司院，
無錢便是養濟院，王公子沒錢了，還留在此做甚？那
曾見本司院舉了節婦，你却呆守那窮鬼做甚？玉姐
聽說，只當耳邊之風，一日三官下樓往外去了，丫頭

家報與楊子鵠子叶玉堂春下來我問你幾時打發
王三起身王姐見話不投機復身向樓上便走楊子
隨即跟上樓來說奴才不理我麼王姐說你們這等
沒天理王公子三萬兩銀子俱送在我家若不是他
時我家東也欠債西也欠債焉有今日這等足用楊
子怒發一頭撞去高叫三兒打娘哩亡八聽見不分
是非便拿了皮鞭趕上樓來將王姐撞跌在樓上舉
鞭亂打打得鬢偏髮亂血淚交流且說三官在門
外與朋友相叙忽然面熟肉顫心下懷疑即辭歸還
走上百花樓看見王姐如此模樣心如刀割慌忙撫

平

心
還是不放
心

摩問其緣故。玉姐睜開雙眼，看見三官強肥精神，
着說俺的家務事與你無干。三官說：「冤家，你爲我受
打，還說無干。明日辭去，免得累你受苦。」玉姐說：「哥，
當初勸你回去，你却不依我。如今孤身在此，盤纏又
無，三千餘里，怎生去得？我如何放得心？你若不能還
鄉，流落在外，又不如忍氣且住幾日。」三官聽說，悶倒
在地。玉姐近前抱住公子，說：「哥哥，你今後休要下樓
去看那十八淫婦，怎麼樣行來。」三官說：「欲往回家，難
見父母。兄嫂待不去，又受不得。」三官冷言熱語，我又
捨不得你，待住那十八淫婦，只管打你。」玉姐說：「哥哥，

打不打你休管他我與你是從小的兒女夫妻你豈
可一旦別了我看看天色又晚房中往常時丫頭秉
燈上來今日火也不與了玉姐兒三官痛傷用手扯
到床上睡了一通一聲長吁短氣三官與玉姐說不
如我去罷再接有錢的客官省你受氣玉姐說哥哥
那亡八淫婦任他打我你好歹休要起身哥哥在時
奴命在你真箇要去我只一死二人直哭到天明起
來無人與他碗水玉姐叫丫頭拿鍾茶來與你姐夫
喫楊子聽見高聲大罵大膽奴才少打叫小三自家
來取那丫頭小厮都敢來玉姐無奈只得自己下

被到厨下盛碗飯淚洞滴自余上樓去說哥哥你喫飯來公子纔要喫又聽得下邊罵待不喫玉姐又勸公子方纔喫得一口那淫婦在樓下說小三大膽又不那有巧媳婦做出無米粥三官分明聽得他話只索隱忍正是

囊中有物精神旺 手內無錢面目慙

却說亡八惱恨玉姐待要打他倘或打傷了難救他押錢待不打他他又戀着王小三十分逼的小三極了他是箇酒色迷了的人一時他尋箇自盡倘或尚苦老爺差人來接那時把泥做也不乾左思右算無

計可施。鴛子說：我自有妙法，叫他離門去。明日是你妹子生日，如此如此，喚做倒房計，亡人諱到也。好鴛子，叫丫頭樓上問姐夫，喫了飯，還沒有鴛子上樓來，說休怪俺家務事與姐夫不相干，又照常擺上了酒，喫酒中間，老鴛忙陪笑道：三姐，明日是你姑娘生日，你可稟王姐夫，封上人情，送去與他。王姐當晚封下禮物。第二日清晨，老鴛說：王姐夫早起來，趁涼可送人情到姑娘家去。大小都離司院將半里，老鴛故意喫一驚，說：王姐夫，我忘了鎖門，你回去把門鎖上。公子不知鴛子用計回來鎖門不題，且說亡人從那

小港轉過來，叫三姐頭上吊了簪子，哄的玉姐回頭。那亡八把頭口打了兩鞭，順小巷流水出城去了。三官回院鎖了房門，忙往外趕看，不見玉姐，遇着一夥人，公子躬身便問。列位曾見一起男女往那里去了？那夥人不是好人，却是短路的。見三官衣服齊整，心生一計，說纔往蘆葦西邊去了。三官說多謝列位，公子往蘆葦裡就走。這人哄的三官往蘆葦里去了，即忙走在前面等着。三官至近，跳起來喝一聲，却去扯住三官，齊下手剝去衣服，帽子，拿繩子捆在地上。三官手足難掙，昏昏沉沉，捱到天明，還只想了玉堂春。

說姐姐你不知在何處去。那知我在此受苦。不說公子有難。且說亡人淫婦拐着玉姐。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地。野店安下。玉姐明知中了亡人之計。路上牽掛三官淚不停滴。再說三官在蘆葦里。口口聲聲叫救命。許多鄉老近前看見。把公子解了繩子。就問你是那里人。三官害羞不說是公子。也不說闖玉堂春。渾身上下又無衣服。眼中吊淚說列位大叔。小人是河南人。來此小買賣。不幸遇着歹人。將一身衣服盡剝去了。盤費一文也無。衆人見公子年少。捨了幾件衣服與他。又與了他一頂帽子。三官謝了衆人。拾起

破衣穿了，拿破帽子戴了，又不見王如，又沒了一箇錢，還進北京來，順着房廊，低着头，從早至黑，水也沒得，三官佩的眼黃到天晚，寺宿又沒人家下他，有人說：想你这箇模樣子，誰家下你？你如今可到總舖門口去，有覓人打梆子，早晚勤謹，可以度日。三官徑至總舖門首，只見一箇地方來，顧人打更。三官向前叫大叔，我打頭更，地方便問你姓甚麼。公子說我是王小三。地方說：你打二更罷了，更短了，還不與你錢，還要打哩。三官是箇自在慣了的人，貪睡了，晚間把更失了，地方罵小三：你這狗骨頭，也沒造化，喫道。

自在似快着走三官自思無路乃到孤老院裡去存身正是

一般院子裡

苦樂不相同

却說那亡八楊子說咱來了一箇月想那王三必回家去了咱們回去罷收拾行李回到本司院只有玉姐每日思想公子寢食俱廢楊子上樓來苦苦勸說我的兒那王三已是往家去了你還想他怎麼止京城內多少玉孫公子你只是想王三不接客你可知道我的性子自討分曉我再不說你了說罷自去了玉姐淚如雨滴想王願卿手內無半文錢不知怎

生去了。你要去時，也通箇信息，免使我等三常常掛牽。不知何日，再得與你相見。不說王姐想公子，且說公子在北京院討飯度日。北京大街上有箇高手王銀匠，曾在王尚書處打過酒器。公子在虔婆家打首飾物件，都用着他。一日往孤老院過，忽然看見公子，跳了一跳，上前扯住，叫三叔，你怎麼這等模樣。三官從頭說了一遍。王銀匠說：自古狠心亡人，三叔，你今到寒家，請茶淡飯，暫住幾日，等你老爺使人來接你。三官聽說，大喜，隨跟至王匠家中。王匠敬他是尚書公子，盡禮管待，也住了半月有餘。他媳婦子見短不

廟之極

廟有堂
不計其

廟子
不計其

見尚書家來接只道丈人說業業若丈夫上街便發
說話自家一窩子男女那有閒假養他人好意留喚
幾日各人要自達時務終不然在此養老送終三官
受氣不過低着頭順着房簷往外出來信步而行走
至關王廟猛省關聖最靈何不訴他乃進廟跪於神
前訴以亡人楊兒負心之事拜禱良久起來聞有兩
廊畫的三國功勞却說廟門外街上有一箇小夥兒
叫云本京瓜子一分一桶高郵烏蛋半分一箇此人
是誰是賣瓜子的金哥金哥說道原來是年景消疎
買賣不濟當時本司院有王三叔在時一時照顧二

百錢瓜子轉的來我父母喫不了自從三叔回家去了如今誰買這物二三日不曾發市怎麼過我到廟里歇歇再走金哥進廟裡來把盤子放在供桌上跪下磕頭三官却認得是金哥無顏見他雙手掩面坐於門限側邊金哥磕了頭起來也來門限上坐下三官只道金哥出廟去了放下手來却被金哥認出說三叔你怎麼在這裡三官含羞帶淚將前事道了一遍金哥說三叔休哭我請你喫些飯三官說我得了飯金哥又問你這兩日沒見你三孀來三官說久不相見了金哥我煩你到本司院密密的與三孀說我

金哥

如今這等窮，看他怎麼說。回來復我金哥應允。盛往外就走。三官又說：你到那里看風色。他若惹我，你便題我在這里。如此若無真心，疼我，你便休話也。來回我。他這人家有錢的，另一樣待；無錢的，另一樣待。金哥說：我知道。辭了三官，往院裡來。在於樓外邊立着，說那玉姐手托香腮，將汗巾拭淚，聲聲只叫玉順卿。我的哥哥，你不知在那里去了。金哥說：呀！真箇想三叔哩。咳嗽一聲。玉姐聽見，問外邊是誰。金哥上樓來，說是我。我來買瓜子與你。老人家磕哩。玉姐眼中吊淚，說：金哥，縱有羊羔美酒，喫不下。那有心緒。磕

瓜仁金哥說三姑你這兩日怎麼淡了，三姐不理金哥。又問你想三叔，還想誰？你對我說，我與你接去。三姐說我自三叔去後，朝朝思想那里，又有誰來？我曾記得一輩古人，金哥說是誰？王姐說昔有箇亞仙，次鄭元和爲他黃金使盡，去打蓮花落，後來收心勤讀詩書，一舉成名。那亞仙風月場中顯大名，我常懷亞仙之心，怎得三叔他像鄭元和方好？金哥聽說口中不語，心內自思：王三到也與鄭元和相像了，雖不打蓮花落，也在孤老院討飯喫。金哥乃低低把三姑叫了一聲，說三叔如今在廟中安歇，叫我密密的報與

你濟他些盤費，好上南京。王姐說了一驚，金哥便要哄我。金哥說：「三姑，你不信，跟我到廟中看看去。」王姐說：「這里到廟中，有多少遠？」金哥說：「這里到廟中有三里地。」王姐說：「怎麼敢去？」又問三叔還有甚話。金哥說：「只是少銀子錢使用，並沒甚話。」王姐說：「你去對三叔說，十五日在廟裡等我。」金哥去廟裡回復三叔，就送了三官到王匠家中。倘若他家不留你，就到我家裡去。幸得王匠回家，又留住了公子，不題。却說老鴇又問三姐：「你這兩日不喫飯，還是想着王三哩？你想他，他不想你，我兒好癡。」我與你尋箇比王三强的，你也新。

鮮些玉姐說娘我心裡一件事不得停當。鴛鴦說你
有甚麼事。玉姐說我當初要王三的銀子。黑夜與他
說話。指着城隍爺爺說誓。如今等我還了願。就接別
人。老鴛問幾時去還願。玉姐道十五日去罷。老鴛甚
喜。預先備下香燭紙馬。等到十五日。天未明。就叫丫
頭起來。你與姐姐燒下水洗臉。玉姐也懷心起來梳
洗。收拾私房銀兩。并釵釧首飾之類。叫丫頭拿香
馬。徑往城隍廟裡去。進的廟來。天還未明。不見三官。
在那里。那曉得三官却躲在東廊下。相筭先已看見。
玉姐咳嗽一聲。玉姐就知叫丫頭燒了香馬。你先去。

我兩邊看看十帝閭君，玉姐叫了丫頭轉身，逕來東廊下尋三官。三官見了玉姐，羞面通紅。玉姐叫聲哥哥，王順卿怎麼這等模樣，兩下抱頭而哭。玉姐將所帶有二百兩銀子東西，付與三官，叫他置辦衣帽，買騾子，再到院裡來。你只說是從南京纔到，休負奴言。二人合泪各別。玉姐回至家中，鴛子見了，欣喜不勝。說我兒還了願了。玉姐說我還了舊願，發下新願。鴛子說我兒你發下甚麼新願？玉姐說我要再接玉三，把啗一家子死的，洗門絕戶，天火燒了。鴛子說我兒這誓忒發得重了些。從此歡天喜地，不題。且說三官

回到王匠家將二百兩東西遞與王匠王匠大喜隨即到了市上買了一身袍帛衣服粉底皂靴絨絨氈氈襪子青絲綠真川扇皮箱驢馬辦得齊整把磚頭瓦片用布包裹假充銀兩放在皮箱裡面收拾打扮停當雇了兩箇小廝跟隨就要起身王匠說三叔略停片時小子置一杯酒餞行公子說不勞如此多蒙厚愛異日須來報恩三官遂上馬而去

粧成團套入衙衙

鴛子焉能不强從

虧殺玉堂垂念永

固知紅粉亦英雄

却說公子辭了王匠夫婦徑至春院門首只見幾箇

小樂工都在門首說話忽然看見三官氣象一新誠
了一跳飛風報與老鴇老鴇聽說半晌不言這等事
怎麼處向日三姐說他是宦家公子金銀無數我却
不信逐他出門去了今日到帶有金銀好不惶恐人
也左思右想老着臉走出來見了三官說姐夫從何
而至一手扯住馬頭公子下馬唱了半箇暗就要行
說我夥計都在船中等我老鴇陪笑道姐夫好狠心
也就楚寺破僧醜也看佛而縱然要去你也看看玉
堂春公子道向日那幾兩銀子值甚的學生豈肯放
在心上我今皮箱內凡有五萬銀子還有幾船貨物

夥計也有數十人，有王定看守在那里。楊子一發不肯放手了。公子恐怕掣脫了，將機就機進到院門坐下。下鴛兒分付廚下忙擺酒席接風。三官茶罷就要走，故意擺出兩定銀子來，都是五兩頭細絲三官檢起袖而藏之。楊子又說我到了姑娘家，酒也不會喫，就問你說你往東去了，尋不見你，尋了一箇多月，俺纔回家。公子乘機便說虧你好心，我那時也尋不見你。王定來接我，我就回家去了。我心上也欠掛着玉姐，所以急急而來。老鴛忙叫丫頭去報玉堂春丫頭一路笑上樓來。玉姐已知公子到了，故意說奴才笑甚。

麼丫頭說王姐夫又來了王姐故意謊了一說說你
不要哄我不肯下樓老鴇慌忙自來王姐故意回臉
往裡睡鴇子說我的親兒王姐又來了你不知道麼
王姐也不語連問了四五聲只不答應這一時待要
罵又用着他扯一把椅子拿過來一直坐下長吁了
一聲氣王姐見他這模樣故意回過頭起來曖昧跪
在樓上說媽媽今日饒我這頓打老鴇忙扯起來說
我兒你還不知道王姐夫又來了拿有五萬兩花銀
船上又有貨物并夥計數十人比前加倍你可去見
他好心奉承王姐道發下新願了我不去接他鴇子

道我兒發願，當取笑，一手挽玉姐下樓來，半路就叫王姐、大、三姐來了。三官見了玉姐，冷冷的作了一揖，全不溫存。老楊便叫丫頭擺桌，取酒斟上一鍾，深深萬福，遍與王姐夫權當老身，不是可念三姐之情，休走別家。教人笑話。三官微微冷笑，叫聲媽媽，還是我的，不是老楊慫恿勸酒。公子喫了幾杯，叫聲多擾，抽身就走。翠紅一把扯住，叫玉姐與俺姐大陪箇笑。老楊說王姐夫你忒做絕了，丫頭把門頂了，休放你姐夫出去。叫丫頭把那行李擡在百花樓去，就在樓下重設酒席，笙琴細樂，又來奉承。喫了半更，老楊

步我先去了。讓你看夫妻二人叙話。三官玉姐正中其意，携手登樓。

如同久旱逢甘雨

好似他鄉遇故知

二人一晚叙話，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不覺鼓打四更，公子爬將起來，說姐姐，我走罷。王姐說哥，我本欲留你多住幾日，只是留君千日，終須一別。今番作急回家，再休惹閒花野草，見了二親，用意攻書，倘或成名，也爭得這一口氣。玉姐難捨王公子，公子留戀玉堂春，王姐說哥哥，你到家只怕娶了家小，不念我三官說我怕你在北京另接一人，我再來也。

何用

無益了。玉姐說你指着聖賢爺說了誓愿，兩人雙膝跪下。公子說我若南京再娶家小五黃六月害病死了我，玉姐說蘇三再若接別人鐵鎖長枷永不出世，就將鏡子折開各執一半。日後爲記。玉姐說你敗了三萬兩銀子，空手而回，我將金銀首飾器皿都與你拿去罷。三官說亡人淫婦知道時，你怎打發他。玉姐說你莫管我，我自自有主意。玉姐收拾完備，輕輕的開了樓門，送公子出去了。天明鴉兒起來，叫丫頭澆下洗臉水，承下淨口茶，看你姐夫醒了，時送上樓去問他要喫甚麼，我好做去。若是還睡，休驚醒他。丫頭走

上樓去見擺設的器皿都沒了，梳妝匣也出空了，撇在一邊揭開帳子，床上空了半邊，跑下樓，叫媽媽罷了。鴿子說：「奴才慌甚麼？驚着你姐夫了。」頭說：「還有什麼？」姐夫不知那里去了。俺姐姐回臉往裡睡着，老鴿聽說大驚，看小厮脚都去了，連忙走上樓來，喜得皮箱還在，打開看時，都是箇磚頭瓦片，鴿兒便罵奴才。王三那里去了？我就打死你，爲何金銀器皿他都偷去了？玉姐說：「我發過新願了，今番不是我接他來的。」鴿子說：「你兩箇昨晚說了一夜說話，一定曉得他去處。」亡八就去取皮鞭，玉姐拿箇首帕，將頭扎了，口

裡說待我尋王三還你忙下樓來往外就走。子榮
王恐怕走了，隨後趕來。王姐行至大街上，高聲叫屈。
圍財殺命，只見地方都來了。楊子說：「奴才，他到把我
金銀首飾盡情拐去，你還放刁。」王八說：「由他，咱到家
裡算帳。」王姐說：「不要說嘴，咱往那里去？那是我家，我
同你到刑部堂上講講。」恁家裡是公侯宰相朝郎駙
馬，你那里的金銀器皿萬物要平箇理。一箇行院人
家，至輕至賤，那有什麼大頭面，戴往那里去坐席？王
向背公子在我家，費了三萬銀子，誰不知道他去了。
就說手你昨日見他有了銀子，又去哄到家裡圖謀。

了他行李不知將他下落在何處。列位做箇證見說得楊子無言可答。亡人說你叫王三拐去我的東西。你反來圖賴我。王姐舍命就罵亡人淫婦。你圖財殺人。還要說嘴。見今皮箱都打開在你家裡。銀子都拿過了。那王三官不是你謀殺了。是那箇楊子說他那里有甚麼銀子。都是磚頭瓦片哄人。王姐說你親口說帶有五萬銀子。如何今日又說沒有。兩下廝鬧。衆人曉得三官敗過三萬銀子。是真謀命的事。未必都將好言勸解。王姐說列位你既勸我不要到官。也得我罵他幾句。出這口氣。衆人說憑你罵罷。王姐罵道。

你這亡人是喂不飽的狗，搗子是填不滿的坑，不
管思量做生理，只是排局騙別人，奉承盡是天羅
網，說話皆是陷人坑，只圖你家長興旺，那管他人
貧不貧，八百好錢買了我，與你掙了多少銀，我父
叫做周彥亨，大同城裡有名人，買良爲賤該甚罪，
與販人口同充軍，哄誘良家子弟，稍自可圖財殺
命，罪非輕，你一家萬分無天理，我且說你兩三分
衆人說，玉姐罵得勾了，搗子說，讓你罵許多時，如今
該回去了，玉姐說要我回去，須立箇文書執照，與我
衆人說，文書如何寫，玉姐說要寫不合，買良爲娼及

供狀
公堂

圖財殺命等話。亡入那裡肯寫。玉姐又叫起屈來。衆人說買良爲娼也是門戶常事。那人命事不的實。却難招認。我們只主張寫箇贖身文書與你罷。亡入還不肯。衆人說你莫說別項。只王公子三萬銀子也勾買三百箇粉頭了。玉姐左右心不向你了。捨了他罷。衆人都到酒店裡面討了一張綿紙。一人念一人寫。只要亡人搗子押花玉姐道。若寫得不公道。我就扯碎了。衆人道。還你停當寫道。

立文書本司樂戶蘇淮同妻一秤金向將錢八百文討大同府人周彥亨女玉堂春在家本望接客

靠老奈女不願爲娼

寫到不願爲娼王姐說這句就是了須要寫收過王公子財禮銀三萬兩亡八道三兒你也拿些公道出來這一年多費用去了難道也算衆人道只寫二萬罷又寫道

有南京公子王順卿與女相愛淮得過銀二萬兩憑衆議作贖身財禮今後聽憑玉堂春嫁人并與本戶無干立此爲照

後寫正德年月日立文書樂戶蘇淮同妻一秤金見人有十餘人衆人先押了花蘇淮只得也押了一秤

金也畫箇十字玉姐收訖又說列位老爹我還有一件事要先講個明衆人口又是甚事玉姐曰那百花樓原是王公子蓋的換與我住丫頭原是公子買的要叫兩箇來伏侍我以後米麵柴薪菜蔬等項須是一一供給不許惜勒短少直待我嫁人方止衆人說這事都依着你玉姐辭謝先回亡入又請衆人喫過酒飯方散正是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說公子在路夜住曉行不數日來到金陵自家門首下馬王定看見說了一驚上前把馬扯住進的乘

面三官坐下王定一家拜見了三官就問我老爺安
麼王定說安大叔二叔姑爹姑娘何如王定說俱安
又問你聽得老爺說我家來他要怎麼處王定不言
長吁一口氣只看看天三官就知其意你不言語想
是老爺要打死我王定說三叔老爺誓不留你今番
不要見老爺了私去看看老奶奶和姐姐兄嫂討些
盤費他方去安身罷公子又問老爺這二年與何人
相厚央他來與我說個人情王定說無人敢說只除
是姑娘姑爹意思間稍題題也不敢直說三官道王
定你去請姑爹來我與他講這件事王定即時去請

劉齋長何上舍到來叙禮畢何劉二位說三日你在此等俺兩箇與啗爺講過使人來叫你若不依時稍信與你作速逃命二人說罷竟往潭府來見了王尚書坐下茶罷王爺問何上舍田庄好麼上舍答道好王爺又問劉齋長學業何如答說不敢連日有事不得讀書王爺笑道讀書過萬卷下筆如有神秀才將何爲本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今後須宜勤學不可將光陰錯過劉齋長唯唯謝教何上舍問客位前這牆幾時築的一向不見王爺笑曰我年大了無多田產日後恐怕大的二的爭競預先分爲兩分二人

（衆）說三分家事如何，只做兩分。三官回來，叫他那裡。王爺問說：「心中大惱，老夫平生兩箇小兒，那里又有第三箇？二人齊聲叫爺，你如何不疼三官？」王景隆當初還是爺，不是托他在北京討帳，無有一箇去接。尋休說三官十六七歲，北京花柳之所，就是久慣江湖，也迷了心。二人雙膝跪下，吊下泪來。王爺說：「沒下稍的狗畜生，不知死在那裡了，再休題起了。」正說間，二位姑娘也到。衆人都知三官到家，只哄著王爺。一人王爺說：「今日不請都來，想必有甚事情。」即叫家奴擺酒，何靜菴欠身打一躬曰：「你因女昨晚作一夢，」

有許金精
想子不思
不我留矣

夢三官王景隆身上藍縷，叫他姐姐教他替令三更鼓，做了這個夢。半夜搥床搥枕，哭到天明，想思着我，不接三官。今日特來問問三舅的信音。劉心齋亦說：自三舅在京，我夫婦日夜不安。今我與姨夫湊些盤費，明日起身去接他回來。王爺含淚道：賢婿家中還有兩個兒子，無他又待怎生？何劉二人往外就走。王爺向前扯住，問賢婿何故起身？二人說：爺撒手，你家親生子還是如此？何況我女婿也？大小兒女放聲大哭。兩個哥哥一齊下跪，女婿也跪在地上。奶奶在後邊，吊下淚來，引得王爺心動，亦哭起來。王爺跑出來。

說三叔如今老爺在那里哭你你好過去見老爺不要待等惱了王定推着公子進前廳跪下說爹爹不孝兒王景隆今日回了那王爺兩手擦了淚眼說那無耻畜生不知死的往那里去了北京城街上最多遊食光棍偶與畜生面龐廝像假充畜生來家哄騙我財物可叫小廝拿送三法司問罪那公子往外就走一位姐姐趕至二門首攔住說短命的你待往那里去三官說二位姐姐開放條路與我逃命罷二位姐姐不肯撒手推至前來雙膝跪下兩個姐姐手指着命娘爲你痛得肝腸碎一家大小為你哭得

眼花那側不牽掛衆人哭在傷情處王爺一聲喝住
衆人不要哭說我依着二位姐夫收了這畜生可以
我怎麼處他衆人說消消氣再處王爺捶頭奶奶說
憑我打罷王爺說可打多少衆人說任爺爺打多少
王爺道須依我說不可阻我要打一百大姐二姐跪
下說爹爹嚴命不敢阻當容你兒待替罷大哥二司
每人替上二十大姐二姐每人亦替二十王爺說打
他二十大姐二姐說叫他姐夫也替他二十只看他
這等黃瘦一棍打在那里等他腫滿肉肥那時打他
不遲王爺笑道我兒你也說得是想這畜生天理已

絕良心已喪打他何益我問你宋無生活計不怕斗
量金我如今又不做官了無處掙錢作何生意以爲
糊口之計要做買賣我又無本錢與你二位姐夫問
他那銀子還有多少何劉便問三舅銀子還有多少
王定擡過皮箱打開盡是金銀首飾器皿等物王爺
大怒罵狗畜生你在那里偷的這東西快寫首狀休
要玷辱了門庭三官高叫爹爹息怒聽不肖兒一言
遂將初遇玉堂春後來被拐兒如何哄騙盡了如何
虧了王銀匠收留又虧了金哥報信玉堂春私將銀
兩贈我回鄉這些首飾器皿皆玉堂春所贈備細述

了一遍王爺聽說罵道無耻何畜生自家三萬銀子都花了却要娼婦的東西可不羞殺了人三官說兒不曾強要他的是他情愿與我的王爺說這也罷了看你姐夫面上與你一箇庄子你自去耕地布種公子不言王爺怒道王景隆你不言怎麼說公子說這事不是孩兒做的王爺說這事不是你做的你還去闕院罷三官說兒要讀書王爺笑曰你已放蕩了心猿意馬讀甚麼書公子說孩兒此回篤志用心讀書王爺說既知讀書好緣何這等胡爲何靜菴立起身來說三舅受了艱難苦楚這下來改過遷善料想要

用心讀書王爺說就依你衆人說送他到書房裡去
叫兩箇小廝去伏侍他即時就叫小廝送三官往書
院裡去兩個姐夫又來說三舅久別望老爺留住他
與小婿共飲則可王爺說賢婿你如此乃非教子之
方休要縱他二人道老爺言之最善於是翁婿大家
痛飲盡醉方歸這一出父子相會分明是

月被雲遮重露彩

花遭霜打又逢春

却說公子進了書院清清獨坐只見滿架詩書筆山
硯海歎道昔呵相別日久且是生澁欲待不看焉得
一舉成名却不辜負了玉姐言語欲待讀書心猿放

心後想馬
終無了日
敗子回頭
便作家只
要狠下一
鞭

蕩意馬難收公子尋思一會拿着書來讀了一會心
下只是想着玉堂春忽然鼻聞甚氣耳聞甚聲乃問
書童道你聞這書裡甚麼氣聽聽甚麼响書童說三
叔俱沒有公子道沒有呀原來鼻聞乃是脂粉氣耳
聽即是箏板聲公子一時思想起來玉姐當初囑付
我是甚麼話來叫我用心讀書我如今未曾讀書心
意還丟他不下坐不安寢不寧茶不思飯不想梳洗
無心神思恍惚公子自思可怎麼處他走出門來只
見大門上掛着一聯對子十年受盡宵前苦一舉成
名天下聞這是我公公作下的對聯他中舉會試官

至侍郎後來啗爹爹在此讀書官到尚書我今在此
讀書亦要攀龍附鳳以繼前人之志又見二門上有
一聯對子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公子急回書房
看見風月機關洞房春意公子自思乃是此二書亂
了我的心將一火而焚之破鏡分釵俱將收了心中
回轉發志勤學一日書房無火書童往外取火王爺
正坐叫書童書童近前跪下王爺便問三叔這一會
用功不曾書童說稟老爺得知我三叔先時通不讀
書胡思亂想體瘦如柴這半年整日讀書晚下讀至
三更方纔睡五更就起直至飯後方纔梳洗口雖喫

飯服不離書王爺道奴才你好說謊我親自去看他書童叫三叔老爺來了公子從從容容迎接父兄王爺暗喜觀他行步安詳可以見他學問王爺正面坐下公子拜見王爺曰我限的書你看了不曾我出的題你做了多少公子說爹爹嚴命限兒的書都看了題目都做完了但有餘力旁觀子史王爺說拿文字來我看公子取出文字王爺看他所作文錄一篇強如一篇心中甚喜叫景隆去應值儒士科舉罷公子說兒讀了幾日書敢望中舉王爺說一遭中了雖多兩遭中了甚廣出去觀觀場下科好中王爺就寫書

與提學察院許公子科舉竟到八月初九日進過頭場寫出文字與父親看主爺喜道這七篇中不有何難到二場三場俱完王爺又看他後場喜道不在散舉決是魁解話分兩頭却說玉姐自上了百花樓從不下梯是日悶倦叫丫頭拿棋子過來我與你下盤棋丫頭說我不會下玉姐說你會打雙陸麼丫頭說也不會玉姐將棋盤雙陸一皆撒在樓板上丫頭見玉姐眼中吊淚即忙掇過飯來說姐姐自從昨晚沒用飯你喫個點心玉姐拿過分爲兩半右手拿一塊喫左手拿一塊與公子丫頭欲接又不敢接玉姐默然

暗想不是公子將那一塊點心掉在樓板上丫頭
又忙接過一碗湯來說飯乾燥喫些湯罷玉姐剛得
得一口淚如湧泉放下了問外邊是甚麼响了頭說
今日中秋佳節人人翫月處處笙歌俺家早香翠紅
姐都有客哩玉姐聽說口雖不言心中自想哥哥今
已去了一年了叫丫頭拿過鏡子來照了一照猛然
說了一跳如何瘦的我這模樣把那鏡丟在床上長
吁短歎走至樓門前叫丫頭拿椅子過來我在這里
坐一坐坐了多時只見明月高升樵樓鼓轉玉姐叫
丫頭你可收拾香燭過來今日八月十五日乃是你

姐夫進三塲日子，我燒一炷香保佑他。玉姐下樓來，當天井跪下，說天地神明，今月八月十五日，我哥王景隆進了三塲，愿他早占鰲頭，名揚四海，祝罷深深拜了四拜，有詩爲證。

對月燒香禱告天

何時得洩腹中冤

王郎有日登金榜

不在今生結好緣

却說西樓上有個客人，乃山西平陽府洪同縣人，全有整萬銀子，來北京販馬。這人姓沈名洪，因聞玉堂春大名，特來相訪。老鴇見他有錢，把翠香打扮當作玉姐相交數日。沈洪方知不是，苦求一見，是夜丫頭

下樓取火與玉姐燒香小翠紅忍不作多嘴話
沈姐夫你每日閒想玉洪今夜下樓在天井內燒香
我和你悄悄地張他沈姐帶三錢銀子買燭了丫頭
悄然跟到樓下月明中看得仔細等他拜罷趨出唱
喏玉姐大驚問是甚麼人答道在下是山西沈洪有
數萬本錢在此販馬欠慕玉姐大名未得面覩今日
得見如撥雲霧見青天望玉姐不棄同到西樓一會
玉姐怒道我與你素不相識今當黃夜何故自誇財
勢妄生事端沈洪又哀告道王三官也只是個人我
也是個人他有錢我亦有錢那些兒強似我說罷就

上前要搜抱玉姐被玉姐照臉啐一口急急上樓關了門罵丫頭好大膽如何放這野狗進來沈洪沒意思自去了玉姐思想起來分明是小翠香小翠紅這兩個奴才報他又罵小淫婦小賤人你接得得意孤老也好了怎該來囉哩我罵了一頓恹恹悲哭但得我哥哥在時那個奴才敢調戲我又氣又苦越想越毒正是

可人去後無日見

俗子來時不待招

却說三官在南京鄉試終場閒坐無事每日只想玉姐南京一般也有本司院公子再不去走到二十

好利起于
施家法
法于富貴

九開榜之日，公子想到三更已後，方纔睡着，外邊報
喜的說：王景隆中了第四名，三官夢中間信起來梳
洗，揚鞭上馬，前擁後簇，去赴鹿鳴宴。父母兄嫂，姐夫
姐姐，喜做一團，連日做慶賀筵席。公子謝了主考官，
了提學，墳前祭掃了，起了文書，稟父母得知，兄要早
些赴京，到僻靜處安下，看書數月，好入會試。父母
明知公子本意，牽掛玉堂春，中了舉，只得低聲叫天
哥。二哥來，景隆赴京會試，昨日祭掃，有多少人情大
哥說：不過三百餘兩。王爺道：那只勾他人情，分外
再與他一二百兩拿去。二哥說：票上參參用不得許。

多銀子王爺說你那知道我那同年門生在京頗多
往返交接并錢不行等他手中寬裕請書也有典叫
景隆收拾行裝有知心同年約上兩三位分付家人
到張先生家看了良辰公子恨不的一時就到北京
邀了幾個朋友僱了一隻船即時拜了父母辭別兄
嫂兩個姐夫邀親朋至十里長亭酌酒作別公子上
的船來手舞足蹈莫知所之衆人不解其意他心裡
只想着三姐玉堂春不則一日到了濟寧府舍舟起
岸不在話下再說沈洪自從中秋夜見了玉姐到如
今朝思暮想寢食忘食叫聲二位賢姐只爲這冤家

沈洪亦自
可憐是西
門中郎
也

害的我一絲雨氣七顛八倒望二位可憐我孤身在
外舉眼無親替我勸化玉姐叫他相會一面雖死在
九泉之下也不敢忘了二位活命之恩說罷雙膝跪
下翠香翠紅說沈姐夫你且起來我們也不敢和他
說這話你不見中秋夜罵的我們不耐煩等俺媽媽
來你央浼他沈洪說二位賢姐替我請出媽媽來翠
香姐說你跪着我再磕一百二十個大响頭沈洪慌
忙跪下磕頭翠香即時就去將沈洪說的言語連與
老鴇老鵝到西樓見了沈洪問沈姐夫喚老身何事
沈洪說別無他事只為不得玉堂春到手你若請觀

不紅可傳
一科余表

我成就了此事休說金銀便是殺身難保老鴇聽說口內不言心中自思我如今若許了他倘三兒不肯教我如何若不許他怎哄出他的銀子沈洪見老鴇躊躇不語便看翠紅翠紅丟了一個眼色走下樓來洪即跟他下去翠紅說常言姐愛俏鴇愛錢你多拿些銀子出來打動他不愁他不用心他是使大錢的人若少了他不放在眼裡沈洪說要多少翠香說不要少了就把一千兩與他方纔成得此事也是沈洪命運該敗渾如鬼迷一般即依着翠香就拿一千兩銀子來叫媽媽財禮在此老鴇說這銀子老身權收

下你却不要性急待老身慢慢的俛他沈洪拜謝說
小子懸懸而望正是

請下烟花諸葛亮

欲圖風月玉堂春

且說十三省鄉試榜都到午門外張掛王銀匠邀金
哥說王三官不知中了不曾兩個跑在午門外南直
隸榜下看解元是書經往下第四個乃王景隆王匠
說金哥好了三叔已中在第四名金哥說你看看的
確怕你識不得字王匠說你說話好欺人我讀書讀
到孟子難道這三個字也認不得隨你叫誰看金哥
聽說大喜二人買了一本鄉試錄走到本司院里去

金哥
王匠
三叔
金哥

圖

三

報玉堂春說三叔中了玉姐叫了頭將試錄拿上樓來展開看了上刊第四名王景隆註明應天府臨江府禮記玉姐步出樓門叫了頭忙排香案拜謝天地起來先把王匠謝了轉身又謝金哥唬得亡八楊子寬不在體商議說王三中了舉不久到京白白地要了玉堂春去可不人財兩失三兒向他孤老決沒甚好言語撇開是非教他報往日之仇此事如何了楊子說不若先下手爲強亡八說怎麼樣下手老鴇說咱已收了這官人一千兩銀子如今再要了他一千兩些價錢賣與他罷亡八說三兒不官如何楊子

見趙德旺
非楊德旺
知

日殺猪宰羊買一卓紙錢假說東嶽廟看公煙了紙
說了誓合家從良再不在烟花巷裡小三若問知從
良一節必然也要往嶽廟燒香叫沈官人先安性嚮
子逕擡往山西去公子那時就來不見他的情人心
下就冷了亡入說此計大妙那時暗暗地與沈洪商
議又要了他一千銀子次早丫頭報與玉姐俺家殺
猪宰羊上嶽廟哩玉姐問爲何丫頭道聽得媽媽說
爲王姐夫中了恐怕他到京來報仇今日發願合家
從良玉姐說是真是假丫頭說當真哩昨日沈姐夫
都辭去了如今再不接客了玉姐說既如此你對媽

媽說我也要。去燒香。老鴇說三姐你要去快梳洗。我喚嬌兒擡你。玉姐梳粧打扮。同老鴇出的門來。正見四個人擡着一頂空轎。老鴇便問此轎是誰的。這人說正是老鴇說。這里到嶽廟要多少僱價。那人說擡去擡來要一錢銀子。老鴇說只是五分。那人說這箇事小。請老人家上轎。老鴇說不是我坐是我女兒要坐。玉姐上轎。那二人擡着不往東嶽廟去。徑往西門去了。走有數里。到了上高轉折去處。玉姐回頭看見沈洪在後騎着個騾子。玉姐大叫一聲。想是七八鴇子盜賣我了。玉姐大罵。你這些賊狗奴。擡我往那

里去沈洪說往那里去我爲你去了二千兩銀子賣
你往山西家去玉姐在轎中彌啷大哭罵聲不絕那
轎夫撞了飛也似走行了一日天色已晚沈洪尋了
一座店房排合盞美酒指望洞房歡樂誰知玉姐題
着便罵觸着便打沈洪見店中人多恐怕出醜想道
甕中之蠶不怕他走了權耐幾日到我家中何愁不
從於是反將好話奉承並不去犯他玉姐終日啼哭
自不必說却說公子一到北京將行李上店自己帶
兩個家人就往王銀匠家探問玉堂春消息王匠請
公子坐下有見成酒且喫三杯接風慢慢告訴王匠

就拿酒來斟上三官不好推辭連飲了三盃又問玉姐敢不知我來王匠叫三叔開懷再飲三盃三官說勾了不喫了王匠說三叔久別多飲幾盃不要太謙公子又飲了幾盃問這幾日曾見玉姐不曾王匠又叫三叔且莫問此事再喫三盃公子心疑站起說有甚或長或短說個明白休問死我也王匠只是勸酒却說金哥在門首經過知道公子在內進來磕頭叫喜三官問金哥你三嫂近日何如金哥年幼多嘴說賣了三官急問說賣了誰王匠慙了金哥一眼金哥縮了口公子堅執盤問二人瞞不過說三嫂賣了公

子問幾時賣了，王匠說有一個月了。公子聽說一頭撞在塵埃，二人忙扶起來。公子問金哥賣在那里去了，金哥說賣與山西客人沈洪去了。三官說你，那三婦就怎麼肯去。金哥叙出鴉兒假意從良，殺猪宰羊，上嶽廟哄三婦同去燒香，私與沈洪約定，催下轎子擡去，不知下落。公子說亡人盜賣我玉堂春，我與他算帳。那時叫金哥跟着帶領家人，逕到本司院裏進的院門，亡人眼快跑去躲了。公子問衆丫頭你家主姁何在，無人敢應。公子發怒，房中尋見老鴇，一把揪住，叫家人亂打。金哥勸住，公子就走在百花樓上看。

見錦帳羅幃，愈加怒，把箱籠盡行打碎，氣得癡呆了。問丫頭你姐姐嫁那家？可老實說，饒你打丫頭說去燒香，不知道就偷賣了他。公子滿眼落淚，說冤家不知是正妻，是偏妾。丫頭說他家裡自有老婆，公子聽說，心中大怒，恨罵亡八淫婦，不仁不義。丫頭說他今日嫁別人去了，還疼他怎的？公子滿眼流淚，正說間，忽報朋友來訪。金哥勸三叔休惱三姨，一時不在了。你縱然哭他，他也不知道。今有許多相公在店中相訪，聞公子在院中都要來。公子聽說，恐怕朋友笑話，即便起身回店。公子心中氣悶，無心應舉，意欲

東家回家朋友叟知都來勸說順卿兄功名是太
表子是末節那里有爲表子而不去求功名之理公
子說列位不知我奮志勒學皆爲玉堂春伯言語激
我冤家爲我受了千辛萬苦我怎肯輕捨衆人叫順
卿兄你倘聯捷幸在彼地見之何難你若回家憂慮
成病父母懸心朋友笑耻你有何益三官自思言之
最當倘或僥倖得到山西平生願足矣數言勸醒公
子會試日期已到公子進了三場果中金榜二甲第
八名刑部觀政三個月選了真定府理刑官即遣轎
馬迎請父母兄嫂父母不來回書說教他做官勤慎

蘇庶念你年長未娶已聘劉都堂之女不日送至任
所成親公子一心只想玉堂春全不以聘娶爲喜正
是

已將路柳爲連理

翻把家雞作野鴛

且說沈洪之妻皮氏也有幾分顏色雖然三十餘歲
比二八少年也還風騷平昔間嫌老公粗蠢不會風
流又出外日多在家日少皮氏色性太重打熬不過
間壁有個監生姓趙名昂自幼慣走花柳場中爲人
風月近日喪偶雖然是納粟柑公家道已在消乏一
邊一日皮氏在後園看花偶然撞見趙昂彼此有心

都看上了。趙昂訪知巷口做歌家的王婆，在沈家走動，識熟，且是利口，善於撮合，乃將白銀二十兩，賄賂王婆，央他通腳。皮氏平昔間不良的口氣，已有在王婆肚裡，況且今日你貪我愛，一說一上，兩則密約，一牆之隔，梯上梯下，做就了一點不明不白的事。趙昂者貪皮氏之色，二者要騙他錢財，枕席之間，竭力奉承。皮氏心愛趙昂，但是開口無有不從，恨不得連家當都湊貼了他，不上一年，傾囊倒篋，騙得一空。初時只推事故，暫時那借借去後，分毫不還。皮氏只愁七公，回來盤問時，無言回答。一夜與趙昂商議。

欲要跟趙昂逃走他方。趙昂道：我又不是赤腳漢，如何走得便走了？也不免喫官司，只除暗地謀殺了沈洪，做個長久夫妻，豈不盡美？皮氏點頭不語，却說趙昂有心打聽沈洪的消息，曉得他討了院妓王堂春，一路回來，即忙報與皮氏知道，故意將言語綢繆。皮氏皮氏怨恨不絕於聲，問如今怎麼樣對付他？說：「好趙昂道：一進門時，你便數他不是，與他尋鬧，吓他領着姐根另住。那時憑你安排了，我央王婆賄得些砒霜在此，覷便放在食器內，把與他兩個喫，等他雙死也罷，單死也罷。」皮氏說：「他好喫的是辣麵。」趙昂說：「辣

說復

廂內正好下藥。兩人圈套已定。只等沈洪入來。不一日。沈洪到了故鄉。叫僕人和玉姐暫停門外。自己先進門。與皮氏相見。滿臉陪笑。說大姐休怪。我如今做了一件事。皮氏說。你莫不是娶了個小老婆。沈洪說是了。皮氏大怒。說爲妻的整年。月在家守活。孤婦你却花柳快活。又帶這潑淫婦回來。全無夫妻之情。你若要留這淫婦。時你自在西廳一帶住。下不許來纏我。我也沒福受這淫婦的拜。不安。他來。昂然說。銀啼哭起來。拍揸拍揸口裡。千亡八傷。淫婦罵不絕聲。沈洪勸解不得。想道。且暫時依他。言語在西廳住幾日。

落得受用。等他氣消了時，却領玉堂春與他磕頭流
洪只道：「渾家是喫醋。」誰知他有了私情，又且房計空
虛了，正怕老公進房，借此機會打發他，另居正是。

你向東時我向西 各人有意自家知

不在話下，却說玉堂春曾與王公子設誓，今番怎肯
失節於沈洪腹中？一路打稿，我若到這厭物家中，將
情節哭訴他大娘子，求他做主，以全節操。慢慢的寄
信與三官，教他將二千兩銀子來贖我去，却不好及
到沈洪家裡，聞知大娘不許相見，打發老公和他往
西廳另住，不遂其計。心中又驚又苦。沈洪安排床鋪。

在廂房安頓了蘇三自己却去窺伴皮氏暗裏度日
被皮氏三回五次催趕沈洪說我去西廳時只怕大
娘着惱皮氏說你在此我反憎嫌了我眼睛我便不
惱沈洪唱箇淡皷謝聲得罪出了房門巡望西廳而
來原來玉姐乘着沈洪不在檢出他舖蓋搬在廳中
自己關上房門自睡了任沈洪打門那裡肯開却好
皮氏叫小段名到西廳看老公睡也不曾沈洪平日
原與小段名有情那時扯在舖上草草合歡也當春
風一度事畢小段名自去了沈洪身子困倦一覺睡
去直至天明却說皮氏這一夜等趙昂不來小段名

回後老公又睡了，番來復去，一夜不曾合眼。天明早起，下一軸麵煮熟，分作兩碗。皮氏悄悄把砒霜撒在麵內，却將辣汁澆上，叫小段名送去西廳，與你爹爹喫。小段名送至西廳，叫道：「爹爹，大娘欠你送辣麵與你喫。」沈洪見是兩碗，就叫我兒送一碗與你二娘喫。小段名便去敲門。玉姐在床上問做甚麼。小段名說：「請二娘起來喫麵。」玉姐道：「我不要喫。」沈洪說：「想是你二娘還要睡，莫去鬧他。」沈洪把兩碗都喫了，須臾而盡。小段名收碗去了。沈洪一時肚疼，叫道：「不好了，死也，死也。」玉姐還只認假意，看看聲音漸變，開門出

來看時只見沈洪九竅流血而死正不知什麼緣故
慌慌的高叫救人只聽得脚步响皮氏早到不等玉
姐開言就變過臉故意問道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就
死了想必你這小淫婦弄死了他要去嫁人玉姐說
那丫頭送麵來叫我喫我不要喫並不曾開門誰知
他喫了便肚疼死了必是麵裡有些緣故皮氏說放
屁麵裡若有緣故必是你這小淫婦做下的不然你
如何先曉得這麵是喫不得的不肯喫你說並不曾
開門如何却在門外這謀死情由不是你是誰說罷
假哭起養家的天來家中僮僕養娘都亂做一堆皮

氏就將三尺白布擲頭，扯了玉姐，往知縣處叫喊。正值王知縣升堂，喚進問其緣故。皮氏說：「小婦人皮氏丈夫叫沈洪，在北京爲商用，千金娶這娟婦，叫做玉堂春。爲妾這娟婦嫌丈夫醜陋，因喫辣麵，暗將毒藥放入，丈夫喫了，登時身死。望爺爺斷他償命。」王知縣聽罷，問玉堂春：「你怎麼說？」玉姐說：「爺爺，小婦人原籍北直隸大同府人氏，只因年歲荒旱，父親把我賣在本司院薛家，賣了三年後，沈洪看見娶我回家。皮氏嫉妬，暗將毒藥藏在麵中，毒死丈夫性命。反倚刁潑，展賴小婦人知縣，聽玉姐說了一會，叫皮氏想你是。」

那男子棄舊迎新，你懷恨在心，藥死親夫，此情理或有之。皮氏說：「爺爺，我與丈夫從幼的夫妻，怎忍做這絕情的事？」這蘇氏原是不良之婦，別有箇心上之人，分明是他藥死，要圖改嫁。望青天爺爺明鏡，知縣乃叫蘇氏你過來，我想你原係娼門，你愛那風流標致的人，想是你見丈夫醜陋，不趁你意，故此把毒藥藥死，是這叫卑隸把蘇氏與我夾起來。玉姐說：「爺爺，小婦人雖在烟花巷里，跟了沈洪，又不曾難爲半分，怎下這般毒手？」小婦人果有惡意，何不在半路謀害？既到了他家，他怎容得小婦人做手脚？這皮氏晝夜就

趕出丈夫不許他進房今早的麵出於皮氏之手小婦人並無干涉王知縣見他二人各說有理叫阜隸暫把他二人寄監我差人訪定再審二人進了南牢不題却說皮氏差人密密傳與趙昂叫他快來打點趙昂拿着沈家銀子與刑房吏一百兩書手八十兩掌案的先生五十兩門子五十兩兩班阜隸六十兩禁子每人二十兩上下打點停當封了一千兩銀子放在鐔內當酒送與王知縣知縣受了次日清晨升堂叫阜隸把皮氏一起提出來不多時到了當堂跪下知縣說我夜來一夢夢見沈洪說我是蘇氏藥死

與那皮氏無干。王堂春正待分辨。知縣大怒。說人是苦重。不打不招。叫阜隸與我撻起。看寔打問他招也不招。他若不招。就活活敲死。玉姐熬刑。不過說願招。知縣說放下刑具。阜隸通筆與玉姐請供。知縣說皮氏召保在外。王堂春收監。阜隸將玉姐手肘腳鐐帶進南牢。禁子牢頭都得了。趙上舍銀子將玉姐百般凌辱。只等上司詳允之後。就通病狀。結果他性命。正是

安排縛庫擒龍計

斷送愁鸞泣鳳人

且喜有個刑房吏姓劉名志仁爲人正直無私素知

皮氏與趙昂有奸，都是王婆說合。數日前，撞見王婆在生藥舖內，賸砒霜，說要藥。老舅劉志仁就有些疑心。今日做出人命來，趙監生使着沈家不疼的銀子，來衙門打點，把蘇氏買成死罪。天理何在？躊躇一會，我下監去看看。那禁子正在那里逼玉姐要燈油錢。志仁喝退衆人，將溫言寬慰玉姐，問其冤情。玉姐垂淚，拜訴來歷。志仁見四傍無人，遂將趙監生與皮氏私情及王婆賄藥始末，細說一遍，分付你且耐心守用。待後有機會，我指點你去叫冤。日逐飯食，我自供你。玉姐再三拜謝。禁子見劉志仁做主，也不敢則聲。

此話鬧過不題。却說公子自到真定府爲官，典司除害。吏畏民悅，只是想念玉堂春無刻。不然一日正在煩惱，家人來報：老奶奶家中送新奶奶來了。公子聽說接進家小，見了新人口中不言，心內自思：容貌到也齊整，怎及得玉堂春風趣。當時擺了合歡宴，喫下合卺盃。畢姻之際，猛然想起多嬌，當初指望白頭相守，誰知你嫁了沈洪。這官誥却被別人承受了。雖然陸作了劉氏夫人，心裏還想着玉姐，因此不快。當夜中了傷寒，又想當初與玉姐別時，發下誓願：各不嫁娶。心下疑惑，合眼就是玉姐。任傷，劉夫人遣人到處

府縣官都來問安請名醫切脉調治一月之外
纔得痊可公子在任年餘官聲大著行取到京吏部
考選天下官員公子在部點名已畢回到下處焚香
禱告天地只願山西爲官好訪問玉堂春消息須臾
馬上人來報王爺點了山西巡按公子聽說兩手加
額赴我平生之願矣次日領了勅印辭朝連夜起馬
往山西省城上任訖即時發牌先出巡平陽府公子
到平陽府坐了察院觀看文卷見蘇氏玉堂春問了
重刑心內驚慌其中必有蹊蹺隨叫書吏過來選一
個能幹事的跟着我私行採訪你衆人在內不可走

話說
四頭

漏消息公子時下換了素巾青衣隨跟書吏暗暗出了察院僱了兩個騾子往洪同縣路上來這是那的小夥在路上閒問二位客官往洪同縣有甚貴幹公子說我來洪同縣要娶個妾不知誰會說媒小夥說你又說娶小俺縣里一個財主因娶了個小害了性命公子問怎的害了性命小夥說這財主叫沈洪婦人叫做玉堂春他是京裡娶來的他那大老婆皮氏與那鄰家通昂私通怕那漢子回來知道一服毒藥把沈洪藥死了這皮氏與趙昂反把玉堂春送到本縣將銀買囑官府衙門將玉堂春屈打成招問了死

非送在監裡。若不是虧了一個外郎，當時便死了。公子又問那玉堂春，如今在監死了。小夥說：不曾。公子說：我要娶個小，你說可投着誰做媒？小夥說：我送你往王婆家去罷。他極會說媒。公子說：你怎知道他會說媒？小夥說：趙昂與皮氏都是他做牽頭。公子說：如今下他家裡罷。小夥竟引到王婆家裡，叫聲乾娘。我送個客官在你家來。這客官要娶個小，你可與他說媒。王婆說：累你，我轉了錢來謝你。小夥自去了。公子夜間與王婆攀話，見他能言快語，是個積年的馬泊六了。到天明，又到趙監生前後門看了一遍。與沈洪

家裏壁相通可知做事方便回來喫了早飯還了王婆店錢說我不曾帶得財禮到省下回來再作商議公子出的門來催了驢子星夜回到省城到曉進了察院不題次日早星火發牌按臨洪同縣各官參見過分付就要審錄王知縣曰縣尉刑房吏書即將文卷審冊連夜開寫停當明日送審不題却說劉志仁與王姐寫了一張冤狀暗藏在身到次日清晨王知縣坐在監門首把應解犯人點將出來王姐披枷帶鎖眼淚紛紛隨解子到了察院門首伺候開門巡捕官回風已畢解審牌出公子先喚蘇氏一起王姐口稱

冤屈懷中訴狀呈上公子擡頭見玉姐這般模樣
心中悵悵叫聽事官接上狀來公子看了一遍問說
你從小嫁沈洪可還接了幾年客玉姐說爺爺我從
小接着一個公子他是南京禮部尚書三舍人公子
怕他說出醜處喝聲住了我今只問你謀殺人命事
不消多講玉姐說爺爺若殺人的事只問皮氏便知
公子叫皮氏問了一遍玉姐又說了一遍公子分付
劉推官道聞知你公正廉能不肯玩法徇私我來到
任尚未出巡先到洪同縣訪得這皮氏藥死親夫累
累受屈你與我把這事情用心問斷說罷公子退

待不付
說不
又不知
願來

堂劉推官回衙升堂就叫蘇氏你謀殺親夫是何意
故王姐說冤屈分明是皮氏串通王婆和趙堂生合
計毒死男子縣官要錢逼勒成招今日小婦替死訴
冤望青天爺爺做主劉爺叫阜隸把皮氏擡上來問
你與趙昂姦情可甚麼皮氏抵賴沒有劉爺即時拿
趙昂和王婆到來面對用了一番刑法都不肯招劉
爺又叫小段名你送趙與家主喫必然知情喝教夾
起小段名說爺爺我說罷那日的趙是俺娘親手盛
起叫小婦人送與爹爹喫小婦人送到西廳爹叫新
娘同喫新娘關着門不肯起身回道不要喫俺爹自

室喫了即時口鼻流血死了。劉爺又問趙昂奸情，小段名也說了。趙昂說這是蘇氏買來的硬証。劉爺沉吟了一會，把皮氏這一起分頭送監，叫一書吏過來，這起潑皮奴才，苦不肯招。我如今要用一計，用一個大櫃放在丹墀內，鑿幾個孔兒，你執紙筆暗藏在內，不要走漏消息。我再提來問他不招，即把他們鎖在櫃左櫃右，看他有甚麼說話。你與我用心寫來。劉爺分付已畢，書吏即辦一大櫃，放在丹墀，藏身於內。劉爺又叫阜隸把皮氏一起提來再審，又問招也不招。趙昂皮氏王婆三人齊聲哀告，說就打死小的，那里

前
在
此
出

招劉爺大怒分付你衆人各自去喫飯來把這起奴才着實拷問把他放在井裡連小段名四人鎖於四處不許他交頭接耳早隸把這四人鎖在櫃的四角衆人盡散却說皮氏擡起頭來回顧無人便罵小段名小奴才你如何亂講今日再亂講時到家中活敲殺你小段名說不是夾得疼我也不說王婆便叫皮大姐我也受這刑杖不過等劉爺出來說了罷趙昂說好娘我那些虧着你倘捱出官司去我百般孝順你即把你做親母王婆說我再不聽你哄我叫我成了說我做親娘許我兩石麥還欠八十許我一

石米都下了糲粳段衣兩套止與我一條藍布裙許
我好房子不曾得住你幹的事沒天理教我只管與
你熬刑受苦皮氏說老娘這遭出去不敢忘你恩捱
過今日不招便没事了櫃裡書吏把他說的話盡記
了寫在紙上劉爺升堂先叫打開櫃子書吏跪將出
來衆人都唬軟了劉爺看了書吏所錄口詞再要拷
問三人都不打自招趙昂從頭依直寫得明白各各
畫供已完遞至公案劉爺看了一遍問蘇氏你可從
幼爲娼還是良家出身蘇氏將蘇淮買良爲賤先遇
王尚書公子揮金三萬後被老鴇一秤金起逐將奴

賺賣與沈洪爲妾一路未曾同睡備細說了劉推官
情知王公子就是本院提筆定罪

皮氏凌遲處死趙昂斬罪非輕王婆贖藥是通情
杖責段名示警王縣貪酷罷職追贖不恕得門蘇
淮買良爲賤合充軍一秤金三月立枷罪定

劉爺做完申文把皮氏一起俱已收監次日親捧招
詳送解察院公子依擬留劉推官後堂待茶問蘇氏
如何發放劉推官答言發還原籍擇夫另嫁公子屏
去從人與劉推官吐膽傾心備述少年設誓之意今
日煩賢府審地差人送至北京王銀匠處暫居足感

是感劉推官領命奉行，自不必說。却說公子行下關，文到北京本司院提到蘇淮一秤金，依律問罪。蘇淮已先故了，一秤金認得是公子，還叫王姐夫。被公子喝教重打六十，取一百斤大枷枷頸，不勾半月，嗚呼哀哉！正是：

萬兩黃金難買命

一朝紅粉已成灰

再說公子一年任滿，復命還京。見朝已過，便到王匠處問信。王匠說有金哥伏侍在頂銀衙居住。公子即往頂銀衙，見了玉姐。二人放聲大哭。公子已知玉姐守節之美。玉姐已知王御史就是公子，彼此稱

謝公子說我父母娶了個劉氏夫人甚是賢德他也知道你的事情决不妬忌當夜同飲回家濃如膠漆次日王匠金哥都來磕頭賀喜公子謝二人昔日之恩分付本司院蘇淮家當原是玉堂春監辦的今蘇淮夫婦已絕將遺下家財撥與王匠金哥二人管業以報其德上了個省親本辭朝和玉堂春起馬共回南京到了自家門首把門人急報老爺說小老爺到了老爺聽說甚喜公子進到廳上排了香案拜謝天地拜了父母兄嫂兩位如夫姐姐都相見了又引玉堂春見禮已畢玉姐進房見了劉氏說奶奶坐上受

我一拜劉氏說姐姐怎說這話你在先奴在後玉姐
說奶奶是名門宦家之子奴是烟花出身微賤公子
喜不自勝當日正了妻妾之分姊妹相稱一家和氣
公子又叫王定你當先在北京三番四復規諫我乃
是正理我今與老老爺說將你做老管家以百金賞
之後來王景隆官至都御史妻妾俱有子至今子孫
繁盛有詩歎云

鄭氏元和已著名
風流子弟知多少

三官闕院是新聞
夫貴妻榮有幾人